

文学品读系列丛书 陈孝敏 ◆ 著

品读古人

陶渊明、韩愈、李清照、李白、苏轼

品位前贤高尚的精神境界，强大的人格力量，健康的审美情趣。试图从广阔的社会、历史、现实、人文以及人性、道德的多个角度，挖掘、分析、诠释一些历史文学精品和历史人物独有的思想内涵。

文学品读系列丛书 陈孝敏◆著

品读古人

陶渊明、韩愈、李清照、李白、苏轼

品位前贤高尚的精神境界，强大的人格力量，健康的审美情趣。试图从广阔的社会、历史、现实、人文以及人性、道德的多个角度，挖掘、分析、诠释一些历史文学精品和历史人物独有的思想内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品读古人/陈孝敏著.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9. 8
(文学品读系列丛书)
ISBN 978-7-5087-2680-9
I. 品… II. 陈…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95387 号

丛 书 名: 文学品读系列丛书

书 名: 品读古人

著 者: 陈孝敏

责任编辑: 李新涛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 话: (010)66080300 (010)66083600

(010)66085300 (010)66063678

邮购部: (010)66060275 电 传: (010)66051713

网 址: www.shcbs.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180mm×230mm 1/16

印 张: 13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6.00 元

序

写这套书,几乎用去我整整八年的时光。

2000年,我内退离开单位,先后受北京六所高校之邀教授《大学语文》课程。年届五十,虽然辛苦,却很充实。我接触了成百上千的青年学子,他们有着坚定的为学问而问学的求知精神,有着笃实勤勉的学风。其中有许多来自偏僻贫困地方,在打工之余自修自学。尽管自身条件缺欠,知识基础较差,但他们从不怨天尤人,而是脚踏实地,奋起直追,不曾懈怠。

2003年,我在一所高校结束了大语课程。临别时,一大群学生围住我,依依不舍。他们送给我一本书,扉页上写着“愿天下渴望真知的苦孩子都能听上您的课。”在后来的许多年里,只要我一想到这句话,就按捺不住想为他们做点什么的念头。

于是,我试图不断地拓展视野、思想、观点、见解,结合自身几十年的历练、学养的体会,从广阔的社会、历史、现实、人文以及人性、道德的多个角度,尝鼎一脔,去挖掘、分析、诠释一些历史文学精品和历史人物独有的思想内涵。因为在这些文化遗产中实实在在蕴含着前贤高尚的精神境界,强大的人格力量,健康的审美情趣。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当作人生的智慧、经验、追求。我希望通过自己的文章能够把握这些精品的深厚内涵,

或者说是自己学习的心得传递给我的学生，以有助于他们掌握《大学语文》中所涉及的古典文学知识，这大概就是我写这本书的目的了。

本套书以散文的手法，叙述、议论和抒情结合，尽心力而为，率性而为，故不免情不自禁，有失公允，驻笔掩卷，唯愿书中的内容少一些硬伤，少一些偏颇，少一些矫情和虚伪，唯愿广大的读者会以最大的宽容来原宥。

陈孝敏

2009年2月于北京西三旗霍营

目 录

- 桃源深处的喟叹/1
——陶渊明的心灵世界(一)
- 归去来心无杂尘/8
——陶渊明的心灵世界(二)
- 卓尔不群的文人性情/33
——韩愈的文品与人品
- 旖旎山水涤情荡欲/69
——品读竹林里的那些贤士
- 纵死犹闻侠骨香/91
——特立独行的嵇康
- 书生意气人杰鬼雄/110
——李清照的为人与为文(一)
- 玉洁冰清白壁无暇/125
——李清照的为人与为文(二)
- 惺惺相惜一片冰心/139
——谢朓和李白的精神世界

悲天悯人味人生如梦/153

——张若虚和他的《春江花月夜》

薰风抚慰苦难的心灵/193

——苏轼与他的红颜知己

襟怀旷达亦狷亦狂/198

——苏轼的文人心情

桃源深处的喟叹

——陶渊明的心灵世界(一)

(一)

东晋的陶渊明生活的社会现实恶浊衰替。他之所以越来越坚决地否定自己所处的黑暗、动乱的社会,是因为他看惯了篡夺、战乱、阴谋、掳取。陶渊明一生不断梦幻和构想理想社会的图景。他始终在苦苦地探赜和追求,“悟已往之不谏”,“世与我而相违”。

见陶渊明《归去来兮辞》。

年轻的时候,由于生活历练的限囿,那时,他还只能从传说中的古代淳朴的民风中寻找理想社会的图景。他在《时运》诗中隐隐流露,“黄*唐*莫逮,慨独在余”的喟叹。追本溯源,渊渊深思。如此,他的理想社会不能不抽象而具有浓厚的复古主义倾向。然而,经历了远去尘埃,保持自由和高洁的田园式生活的实践之后,陶渊明在人生的晚年提出桃花源的理想,便大大不同了。

黄:黄帝。
唐:尧。

南朝宋武帝*永初二年*,陶渊明隐居已二十余年,岁近花甲,白发苍苍,他仍怀抱高远的理念和志向,写下《桃花源记并诗》。耿耿寸心,不能释然。随着陶渊明思想不断磨砺,他内心构建的“与外人间隔”的绝境,是桃花源中人的先世为逃避嬴秦暴政而开辟起来的一个崭新世界。他们“不知有汉”,更“无论魏晋”,恰恰表明陶渊明与东晋嗜杀、暴戾、灭绝人性的统治者泾渭分明的鲜明、坚定的立场。

南朝宋武帝:刘裕。
永初二年:421年。

(二)

现代的浮躁,于陶渊明作品内涵思想的理解,多少缺欠平静之气。或望文生义,浮光掠影;或一知半解,囫囵半片,不去推求确切的含义,只从大意与字面上作牵强附会的理解。

有人评论陶渊明的桃花源纯属虚构,是作者幻想的产物,批评

其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和空灵虚无的幻觉。有人指摘陶渊明虚幻的世外桃源和十九世纪欧洲空想社会主义圣西门等设计的社会蓝图纯粹是如出一辙,是无法实现的乌托邦而已。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干,毫无联系的事情,却支离破碎、生拉硬扯到一起。我们为什么总是嗜好形而上的思维模式,去拷问一位一千五百年前的古贤呢?处在风高放火,月黑杀人,到处布满沉闷暗恶和血腥恐怖时代的民族,卓尔孤独的名士高歌《离骚》和《天问》,无疑是对未来美好进步的希望和憧憬。我们为之动容动心还来不及,为什么却偏偏花无用的精力,喋喋不休地争执什么积极性、消极性和局限性呢?为什么要如此狭隘和轻狂地苟责前人和古人呢?难道说,只有被最强烈的压迫和榨取,唯有默默地忍受践踏和凌辱,思想被愚昧和僵化到任其蹂躏,宰割到几近丧亡,尚且无动于衷,才是最正常、最合情理吗?

见鲁迅《二心集》。

假如真的到了那一步,也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的“连我们自己也很容易近乎所梦了”^①。桃花源的理想,虽然无法实现和不能实现,但它毕竟非常现实地昭彰世人从禁锢的堤垸中,渐变地认清东晋社会的腐烂和黑暗。鲁迅先生在他的《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阐释得明明白白:“因为我们想研究某一时代的文学,至少要知道作者的环境,经历和著作。”由是,我们就不应该去抹杀陶渊明鲜明的爱憎。对更高彼岸的理想,心向往之的强烈愿望。陶渊明不是信口开河,异想天开,心血来潮。他没有停止思考,甘心沉沦或做统治者的驯服工具。他用自己的勇气和承担,站在现实社会边缘的位置,思考中心的问题,发出独立的声音。东晋王朝分崩离析,虽已倾覆,会不会死灰复燃,卷土重来,世人仍疑惧生畏,心有余悸。南朝宋武帝,刚刚取代了东晋的恭帝,积重难返,百废待兴。代晋做了皇帝的彭城刘裕能否通达世事,顺时而动,能否使天下无壅塞,鉴往知来,令人置疑。

陶渊明狡黠地绕开危殆的、动乱的政治环境,练达、持重地讲述了一个表面看似离奇古怪、曲折回环的故事,虚虚实实,持之有故。言为心声,针锋相对。对于暴虐、腐败的社会给予重重的鞭笞和犀利

的砭骨。

（三）

渔人偶遇桃花林，是《桃花源记》故事的开端。渔人所到之幽僻，所见景物之清纯、美好，不禁心动神驰：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

异：惊奇。
复：再。

云青青，水澹澹，洞天石扉，訇然中开，迷花倚石，目不暇给。这难道不就是陶渊明所渴望自由、理想之社会的彼岸吗？他的内心本来就积蕴着对险恶社会的抑郁、哀怨和愤懑，此时，顿然化为乌有，澎湃涌流着摆脱羁绊，驰骋于桃花源光明境界的快慰之情。

我们再以陶渊明生活的主要时期，来推测、判断他此刻的心境，更加历历在目，洞若观火。大家可以注意到《桃花源记》中点示的“晋太元中”实际上指明的就是孝武帝司马曜统治的年间。

东晋从孝武帝开始，就已经不景气了，朝廷式微，大势已去，直到最后的两朝皇帝，安帝司马德宗、恭帝司马德文，政权逐日颓败，再衰竭，兵祸连结，民生凋敝。社会秩序，糜沸纷乱。

陶渊明身历其境，是种种混乱、纷扰历史的见证人。

太元十年*，会稽王、东晋皇族司马道子拥兵暴乱。其倚仗贵族势力，率军擅变，独揽朝政，并与其子司马元显专事聚敛，奢侈无度，一时中原板荡，兵荒马乱，民不聊生。

太元十年：385年。

隆安二年*，荆州刺史，督荆、益、宁三州军事的殷仲堪见机而动。同兴义太守、南郡王桓玄*，南兖州刺史王恭起兵。与司马道子和元显抵牾抗衡。政治风云突变，门阀、士族剑拔弩张。次年*，桓玄又与殷仲堪凶终隙末，相互嫌恶残杀。后桓玄以实力兼并江陵，殷仲堪走投无路，被俘自杀。元兴元年*，气势汹汹，杀气腾腾的桓玄举兵东下，攻下建康。杀死司马父子，东晋王朝硝烟弥漫，血流漂杵，江河日下，气息奄奄。

隆安二年：398年。

桓玄：桓温子。

元兴元年：402年。

4
品读古人

“独上”句见宋·王诜《蝶恋花》。

“潮落”句见唐·张祐《题金陵渡》。

爰：何处。

“逝将”句见《诗经·魏风·硕鼠》。

盎：瓦罐。

还视：回头看。

脯糜：吃粥。

仓浪：青色。

战乱、篡位、诡谲的阴谋，千疮百孔的危机。

陶渊明目不忍视，耳不忍闻。叹世道之不平，悲黎民百姓之苦难，是他始终坚守的思想和精神。中国古代士人的身上，的确存在着“立功”和“立德”、“立言”的矛盾，存在着“兼济天下”，拯草根于水火和“独善其身”的矛盾，但是，经年累月生活在如鲷如蟾、如沸如羹的社会动荡变乱之中，这种“士”的内心呼喊和吁求，究竟能有多程度的体现呢？

无论如何，陶渊明是一位有信仰的苦行僧。他以一个士人仅有的微弱之力，在无能伸张正义、攘奸锄恶的凄凉心境下，在愤愤不平怎奈何恶劣不堪的情况下，他至少或最大可能地向世人暗示一种心灵的抚慰。他异乎寻常地站在黎庶百姓的立场之上，对造成战乱和贫瘠的东晋社会，表达了内心中决然的抗拒和挣扎。

（四）

“独上高楼云渺渺”^{*}，“潮落夜江斜月里”^{*}。回溯囊古，千里万里，海角天涯。有多少士人为了挣脱命运的噩梦，不屈于生命的迫害，把胸中的凄迷、惛惘化为无限的郁滞和愤慨！

“逝将去汝，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逝将去汝，适彼乐郊，乐郊乐郊，谁之永号？”苦难大众对剥削者深恶痛绝。他们幻想有一片安身的乐土，他们把蚕剥百姓的奸究，比做“硕鼠”。“三岁贯汝，莫我肯顾。”这些可憎可鄙的贪婪禽兽，丝毫不忌农夫辛勤之耕耨，艰难之稼穡。衔冤报恨，死去活来，实在忍无可忍。苦难大众终于发出了决绝的誓言。

东汉时期有一首乐府诗《东门行》。贫民被饥寒交迫的生活逼得走投无路了，不得不铤而走险。“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怅欲悲。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拔剑东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脯糜^{*}。上用仓浪^{*}天故，下当用此黄口儿。今非！’”“咄，行！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

家徒四壁，饔飧^{*}不继。身无寸缕，一贫如洗。孩儿嗷嗷待哺，困

穷的男子被逼得裂衣拔剑而去。贤惠的妻子苦言哭泣,也无法劝阻。他毅然要用手中的利剑,斩断忍辱苟活的枷锁。他要摆脱悲惨的命运,别无他途。

掩卷沉浸,仿佛耳边仍流连着凄凉、哀怨的凝重余韵。低徊着令人心碎的痛苦和激愤的呼喊。“皎皎空中孤月轮”*,“不知乘月几人归”*,“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

悲天悯人的陶渊明内心何尝没有凄戾和哀怨,满地兵燹,疮痍弥目。芸芸众生命运的苦难,迫压和窒息着他的呼吸。忧世之患,疾之如仇。中国有一句老话“怒猊*扶石,渴骥奔泉”*,陶渊明深知使命的荷重,他艰难地在笃信的理想路途上兼程跋涉。他要吁求,向世人昭示一幅美好的生活蓝图。尽管桃花源最终化形为空中楼阁,无影无踪,但谁又能指斥陶渊明与世龃龉,透明、清澈、晶莹、没有一丝瑕疵,不染一点尘埃的一往情深?

(五)

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这是一个绝无仅有,尽善尽美的承平治世。社会海晏河清,欣欣向荣。风平浪静,花朝月夕。这是一个远离动荡和尘嚣,远离饿殍遍野,远离风声鹤唳的和平宁馨的人间仙境。黎庶淳朴自然,自给自足,安居乐业,物阜民康,再没有生灵涂炭,田野萧条。没有帝王暴虐的专制,没有伤天害理的淫荡、腐恶。没有朝代俯仰旋踵的更替和颠覆,没有频仍的战祸、痛苦的魂灵煎熬,没有残忍、惨毒的盘剥和寡廉鲜耻的生杀予夺。

多么完美。有如凤凰来仪,翩翩起舞,翱翔四海,它麟前鹿后,鸡喙燕颌,蛇颈鱼尾,龟背龙文,五色备举,它声以音乐,行必规矩。翔必有处,游必择上。

善哉!出于幽谷,迁于乔木。不闻下乔木而入幽谷者。

“皎皎”句、“不知”句见唐·张若虚《春江花月夜》。

“关山”句见唐·王勃《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

怒猊:狻猊,狮子。

怒猊扶石,渴骥奔泉:发怒的狮子踢开石块,口渴的骏马奔向水泉。

俨然:整齐。

属:类。

黄发垂髫:老人和儿童。

并:都。

见《乐府诗集·杂歌谣辞·击壤歌》。

熙：嬉。

鼓腹：敲着肚皮。

阮嗣宗：阮籍。

衣：穿。
食：吃。

见陶渊明《桃花源记》。

妻子：妻子和儿女。

邑人：乡邻。

远古的极乐世界又回来了！世人为之载欣载奔。

帝尧之世，天下大和。百姓无事，有八九十老人，击壤而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何力于我哉？

率性而动，心绝缘虑。含哺而熙。鼓腹而游。

那么，桃花源为何又“不足为外人道也”？

其实，陶渊明的意图是显眼的。先世先人自嬴秦避祸离世是假，悲辛突难深重的魏晋，远害全身是真。桃源中人为桃源世外如此动乱、腐败而叹惋，为桃源外的世人颠沛流离、凄凉穷困的命运而悲咽。两个不同世界的时空和地域的措置，绝不是陶渊明笔下有意的纡缪。发思古之幽，往往为了当时。历史都书写着现实的魂灵，这才是陶渊明隐伏的真情实感。

独裁的司马昭时，阮嗣宗，每言必慎，言皆玄运，不置臧否。陶渊明如何不是虚与委蛇。其虚虚实实，耐人揣测，寻味。也许陶渊明是为了让世人重新记忆无道暴虐的嬴秦吧！

嬴政暴虐的统治下，频繁的徭役，沉重的赋税，田园荒芜，民力无以休养生息。贪于权势的蠹吏，迫使世人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狗彘之食。残酷野蛮的刑罚，专任狱吏。乐以刑杀为威，严苛峻急。不问情节，施加暴行和摧残，大量的农民亡逃山林。暴戾的东晋深深打上了嬴秦同样的烙印，如出一辙，毫无二致。

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原来如此！

（六）

“不足为外人道也”，还有更深层面的含义。

陶渊明并没有丝毫沉醉，他还是心怀疑惧。刘裕政权是稽东晋成败，兴亡之记引以为鉴，还是重蹈覆辙？他在《桃花源记》中的结尾之处，仿佛有幽幽啜泣、喁喁的呜咽：“（渔人）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如此直意径行，堪称志美至信，然而清醒的陶渊

明却显得怅恍颓然起来,若有所失:“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在这里,陶渊明留给大家的竟是那么多的遗憾和怅惘,连去过桃花源的渔人都不能再次指领,尽如人意。那又谁来引领世人走出社会浑浊的泥淖,摆脱昏君的骄奢淫威?谁来披辟独裁和野蛮的榛莽,在绝望中打开前进的窗牖,点亮理想和梦幻的光烛?

寻:不久。

还有高尚的南阳刘子骥,“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喂呀,郁郁寡欢乎?积怨积闷成疾乎?未得遂愿,赍志以歿,其难如此,令人长怀不已。

至于后来,“遂无问津者”,真的是悲歌当泣了。

“黑云压城城欲摧”,“万马齐喑究可哀”。

“黑云压城城欲摧”,见唐·李贺《雁门太守行》。

“万马齐喑究可哀”见清·龚自珍《己亥杂诗》。

希望与哀怨,不安与焦急,都穿透在社会动荡的脉络中。但总不能默默无言,饮恨抱痛于万世?

在这里,我们可以渐渐读懂陶渊明一生始终追求理想的心志。如果历史学家的话不是谎言,那么世界上任何事物还没有因为黑暗而长久不灭绝的先例。无限的生命之河经久不息地流淌,今天的一切将统统化为历史,而历史又承荷着明天和未来。所以,黑暗也只不过是附著于渐就腐恶和死命的事物。一旦腐朽的东西腐烂、灭迹,黑暗必定殊途同归。它不会长此以往,无穷无尽。光明和美好总是要有的,归根结蒂,光化天日。

无道暴虐的嬴秦,“日益骄固,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祸乱滔天的东晋,不也是变为僵硬的死尸了么?重宫幽废,宗庙圯绝。如果后来的君主,不汲取前朝灭亡的历史,也会祸在朝夕,重蹈灭顶之灾呵!

“日益”句见唐·杜牧《阿房宫赋》。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句引晋·陶渊明《归园田居·少无适俗韵》)

归去来心无杂尘

——陶渊明的内心世界(二)

浔阳：今江西九江。

柴桑栗里：指九江马回岭。

寓：寄。

宇内：天地间。

委心：随心。

“胡为”句：为什么心情不定呵，想要到哪里去呢？

帝乡：神仙居住的地方。

良辰：万物得时的美好时光。

植杖而耘：除草培苗。

皋：高冈。

舒啸：放歌。

乘化：顺应生死变化。

复奚疑：还有什么可犹疑的呢？

馼：牢笼。

王右丞：王维。

孟山人：孟浩然。

储太祝：储光羲，唐诗人，官监察御史，后遭贬，死于岭南。

韦左司：韦应物。

柳仪曹：柳宗元。

世殊事异，沧海桑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烟色迷离的庐江浔阳^{*}，钟灵毓秀。大自然的氤氲之神韵，汇聚在荫翳葱茏的柴桑栗里^{*}。和气所钟，秉天地之蕴而生清风亮节。晋徵士陶公靖节先生之墓，就坐落在幽邃的马回岭上，苍松环绕，层林叠翠。墓长7.9米，宽4.1米，高1.62米，外廓为长方形拱顶岩石，青砖结构，左刻墓志，右刻《归去来兮辞》。

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陶渊明是心安理得的。天道幽远，鬼神昧然，他乐天知命，乘化归尽。严格地说，只有在“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时代，只有在人皆入彀^{*}的时代，才会有避退乡野、山居岩栖、隐居不仕的人。而且，也只能是“士”人，才有成为隐士的资格。但像陶渊明这样的隐士，其朴茂渊深的浩然之气，自古以来，寥若辰星。后人倾心他，仰慕他，思想在现实的生活中寻求精神的安慰，恨不造其微，焉能得思如？但无论怎样，还是学不到他的精髓（甚至包括学习陶渊明田园诗歌的风格）有专家评论，王右丞^{*}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闲远，储太祝^{*}有其朴实，韦左司^{*}有其冲和，柳仪曹^{*}有其峻洁，皆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不可企及，瞠乎其后。可叹的是，后人在探赜陶渊明的真知灼见和自然流露的高风亮节时，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高不可攀，见巍然而肃敬之！

陶渊明身为“士人”，不去治人，也不愿被人治。不臣天子，不事王侯，不屈服于权贵，不与庸俗之流为伍，不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沆瀣一气。独立不倚，难能可贵。凛凛生气，照耀古今。

(一)

陶渊明*名潜,字元亮。他的曾祖父陶侃*曾先后为荆州、广州刺史。太宁二年*加征西大将军。祖父和父亲担任过太守、县令一类的官职,不过到了陶渊明生活的东晋太和年间,家境没落,每况愈下,蝼蛄困顿。尽管家境不再殷实,越发清贫,但先人的遗教和精神风范却是极为富有和充盈。

陶侃一生慎重吏职,四十年如一日,不喜饮酒、赌博。无事,辄每日朝运百甓*斋外,暮运于斋内。人问其故,陶侃答曰:“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故自劳耳。”

陶侃恭谨勤勉,终日敛膝危坐,操持家务,未尝少闲。常语人曰:“大禹圣人,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岂可但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

高洁隽逸的人格,就是在内心深处的潜移默化的精神浸润下,一步步升华而成,卓尔独立,香远四溢,熠熠生辉。

(二)

陶渊明从小成长就深受家庭和儒经的影响。

少年时代的陶渊明就立下了哭济苍生“为民请命”的壮志。忧时悯乱,热肠古道。颇有豪放不羁的气概。但由于家庭出身和生活在门阀士族统治的时代,处处受人压抑。“才之多少,不如势之多少远矣。”*所以,陶渊明要想云霄万里,破浪长风,去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是绝不可能的。

东汉末,曹操当政,提倡不计门第,唯才是举。将当地士人,按才能分别评定为九等*。推举各郡有声望的士人,出仕“中正”,曹芳正始,在波涌云诡的政治斗争中,司马懿篡窃了实权。虽于各州设大中正,但任用的却都是世族豪门。选取的原则以家世为重,“九品中正制度”被世族特权操纵把持,正官一职几乎均为世族出身的官僚一手垄断、控制。西晋的政治何以迅速走向黑暗,这是一个重要原因。九品中正的选官制度名存实亡,面目皆非。

陶渊明:365-427年。

陶侃:259-334年。

太宁二年:324年。

甓:砖。

致力中原:尽力于恢复中原。

过尔优逸:过于优游闲逸。

堪:胜任。

*“大禹”句见司马光《资治通鉴·晋纪》。

*“才之”句见南北朝·鲍照《瓜步山揭文》。

九等:九品。

“天下”句见《孟子·离娄上》。

富侔：相等。

本段见《晋书·刘毅传》。

涂：途。 弟：兄弟。

箠门：荆竹编制的门，喻寒门。

陆沉：隐居。

“国家”句见《左传·桓公二年》。

章：公开。

何曾：字颖考。

箸：筷子。

石崇：字季伦。

穷：尽。

舆：车辆。

“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 如果天下治理有道，道德不高的人为道德高的人所役使，不太贤能的人为贤能的人所役使。如果天下治理无道，力量小的人为力量大的人所役使，弱的为强的所役使。孟子的一番论断，足以使人睿思。殷鉴兴废，从来治世之德，衰世之恶，常与爵位相副。治世多贤臣，愈贤者爵愈高，乱世多佞臣，愈恶者爵愈高。为人臣，权均于君，富侔* 于国者，必亡。故其位弥高而罪弥重，禄滋厚而罪滋多。世之治乱，只要看什么人得势便一目了然。

迨到东晋隆安、元兴年间，这一制度嬗变为培植门阀、私家势力的重要工具。世族当时亦称为士族或门阀，门阀制度愈演愈烈，登峰造极，变本加厉，竟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怪诞、荒唐的局面。在西晋泰始、咸宁之初，段灼曾对晋武帝进谏：“今台阁选举，徒塞耳目，……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 之昆弟* 也。二者苟然，则箠门* 蓬户之俊，安得不有陆沉* 者哉！”段灼的话，虽然情真意切，言之凿凿。然贤才有抑，忠言有壅，则无可如何矣。

陶渊明的曾祖陶侃，虽以军功取得晋朝的高官，但其本身的家世寒苦困穷，并非绰有余裕、养尊处优的门阀士族。当时还被讥诮、辱骂为“溪狗”和“小人”，到了陶渊明时代，更是受尽讽刺、衔恨。如此庶族寒门，自然不会得到上层社会的重视。

“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 也。”* 决非耸人听闻。西晋的统治集团奢侈腐朽之风是空前的。

晋武帝司马炎于咸宁年间公开卖官，所得之钱饱入私囊。甚姬妾广众，淫荒无度，后宫挥霍，无以计数。太傅何曾*，曾替司马懿攘除曹爽及为司马炎篡位，代魏称帝，奔走钻营，效犬马之劳。何曾倚仗权势，生活铺张。侈靡无度，日食万钱。尚妄言无下箸* 处。其子何劭更甚，日食至两万钱，悖入悖出。外戚王济用人乳喂猪，每宴饮，常令著绛罗的百余婢女，依次列队，端举琉璃宝石器皿盛放的美饌进食。暴殄天物，欲壑难填。侍中石崇以劫掠客商致财产无数，与贵戚王恺、羊琇争为骄奢。石崇* 曾与王恺斗富，穷* 绮丽以饰舆* 服，王